

回
憶
錄

衛高榮
衛高華
衛麗雲筆錄
衛高富
衛麗霞

前 言

我們的父親，半生戎馬，半生公職，爲人處世，律己寬人。我們自幼深受父親嚴格的管教，時時鞭策自己，長大成人，服務社會，一直以父親的教誨深自期許，父親也以我們兄弟姐妹五人今天的成就，深感安慰並頗爲自豪。

今天是父親七十六歲的生日，我們身爲子女，不知如何圖報感恩，特將父親口述之回憶往昔，編錄記實以爲後代子孫緬懷祖先之心。

父親早日從軍，征戰南北，三次遭受彈傷，不懼不畏，勇往直前。此次前往美國北卡州高榮家小住，巧遇膽結石住院開刀，父親以七六高齡忍受挨刀之痛，仍精神奕奕，不畏懼痛。值此，父親七十大壽之際，我們除了祝福他老人家身體早日康復外，更希望父親長命百歲，萬壽無疆。

高榮、高華、麗雲、高富、麗霞

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

回憶往昔

■ 衛步程

我是個非常平凡的人物，我的一生中前者任軍官而後者任公務員，一九三五年我十五歲時自動投軍，歷經八年抗戰和剿匪，在槍林彈雨中身負重傷，身上留下三處子彈打過的傷口。之後，從軍隊下來，返鄉療傷。傷癒後，就為了代兄從軍使我得以隨國民政府軍隊來到台灣，保留我們衛氏家族一點香火。我是相信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在台糖工作三十四年，最感謝的是我的妻子鄧桂蓮女士，五個小孩的扶養教育成人也都全靠她，她真是位相夫教子勤儉持家的好幫手。下面就是我平凡一生中的小故事，如果您不嫌棄，就請您聽我從頭道來。

近百年來，中華民族歷經滄桑。她飽嘗了西方列強及日本帝國主義的強行入侵，割地賠款，喪盡國格。她也經歷了無數次的內戰、內亂，天災人禍交織一起，使無數家庭流離失所、背井離鄉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她又在忍受著民族分裂、兩岸龍虎鬥的苦楚。而我的家庭，正是這個時間表的寫照，我的家族史正是近代中國的歷史濃縮：匪情、天災、內亂、抗戰、海峽兩岸相望……。

我們衛氏家族是中國傳統家族的典型。追溯遠祖，源於中原，也許與衛國有些關係。之後，中原內亂，原祖是廣東連平洲百子圍。故而，衛氏家族純屬客家系列，且一直以中國傳統農業為生計。兩百年前，衛氏祖先家族之兄弟二人衛金懷、衛金俊由於天災而遷徙內地。衛金懷移居至江西省，而我的遠祖衛金俊則遷居湖南省，在酃縣落戶。衛金俊的後代由此變成湖南人。從先祖衛金俊開始，依據中國儒家的祖輩排行傳統，我的家族開始了二十字的排行序列。這二十字的排行序列，源於儒家經典，強調忠孝及文化素質的培養，尤其強調強烈的熱愛祖國的意識。也許由此，先祖希望後代要永遠愛國家、愛家族、愛傳統、愛文化，永遠為自己的國家做不朽功績。這二十字的排序詞為：「金禎先國紹，祖德宗功高，忠孝傳家事，文章輔聖朝」，頗有詩歌之韻味。

從家族排序詞中，不難看出，自衛金俊落戶湖南到我衛功義，九代已過去。這九代人基本在湖南居住。我的祖父叫衛德廣，父親叫衛宗達。我叫衛功義，字步程，又叫衛步程，生於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湖南酃縣。長子叫衛高榮。取名完全按輩序列。當然這完全是中國的傳統，完全反映了儒家思想意識。

關於我的家史，尤其近百年的經歷，有無數講不完的故事。因為我家與近代中國息息相關，與中華民族同生死、共存亡，經歷各種不同的悲喜劇。

我的父親衛宗達，母親周宇蓮居於湖南炎陵縣〔原為酃縣〕，共生育五個兒女，四子一女。長兄鵬程，二兄功書，三兄功禮，胞姐阿鳳，我排第五功義〔叫步程〕。家屬仍以農業為主，以當時生活水準，居小康以上，在湖南地方也可稱為鄉紳。

辛亥革命之後，袁世凱篡奪民國政權，地方軍閥政治也隨之崛起。軍閥的割據與混戰，加之列強的入侵，中國人民民不聊生。同時土匪活動猖獗，禍害百姓。土匪活動尤其常見於偏遠山區、“三不管地帶”、或遠離政治經濟中心的城鄉。我的家族居住在井岡山下，地處湖南、江西兩省交界處，自然是土匪的棲身之地。這也正是為何我的家鄉常出匪災，我家家破人亡、流離失所的緣故。

一九二九年，我二嫂不幸難產去世，這自然是家族的一大不幸。為此，家族決定作忌七日。鄉鄰眾親不停鑼鼓，進行祭禮活動。由於我家是地方鄉紳，故而地方首長如縣長、鄉長等皆蒞臨。據言，參加葬禮的達數百人。但禍不單行，正在這時，土匪又來搶劫，還綁架人質，並胡亂槍殺人。數百人頓時亂作一團，不少奪路而逃。但可悲的是，我母親不幸中彈，右臂右臉牙骨幾處洞穿，碰中一顆開花子彈，當場倒下，待扶進屋內，已奄奄一息，不過片刻便氣絕亡故。這次匪災，我家所養之牛、豬，所藏之大米，所囤之食品等全被搶劫一空。過後，家中只見兩付棺材，全家又為母親和大嫂同時下葬，全家族悲慟不已。

一九三〇年，國民政府內，蔣介石、馮玉祥、閻錫山中原大戰，中原百姓深受戰災。我家雖不在中原，但這一年對我家來說也是極為不幸的一年，因為衛家再遭匪災。這次土匪把我的父親綁架，並反覆索取錢財。雖衛家幾次付款，每次繳付數千大洋，但土匪始終不放人質。後來才知，我的父親被這幫慘無人道的土匪施以重刑而流血過多，早已死亡。最令人髮指的是，我家竟不知何處收屍！

一九三〇年，也即我父被人殘害致死的那年，我的三兄嫂也遭土匪綁架。屢交贖金，仍不放人。家中雇用長工四人與其交涉，其中之一也被土匪殺害。那兩年，當時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，而我家也在經歷痛苦，兩人被殺，兩人被綁。我父母的在天之靈也會控訴那些十惡不赦的土匪。願蒼天懲罰他們！

一九三一年，大哥衛鵬程〔衛功亮〕決定移居縣城，以躲避匪災。也正在這時，共產黨慫恿的農民協會在井岡山下搞得熱火朝天。湖南、湖北、江西都深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。為此，全家又避難於桂東，進行經商活動。兩年之後，才返回原鄉。

一九三四年，國民政府進行剿匪，並採取大規模圍剿辦法，逐步收回被佔領的失地。值得慶賀的是三兄嫂也由此被救回。從此，地方上恢復了平靜。經國共兩黨的爭戰，整個縣城的農業遭到了嚴重地破壞，房倒屋塌、田園荒蕪。土匪被國軍打敗，被迫撤離，而我家的田產也隨之歸還，只是一片不毛之地。為此，家居縣城的三位兄長，每天徒步由縣城到原鄉三十里，返鄉開墾。每天如此，含辛茹苦。

一九三五年，我衛功義，時年十五歲，應同學史君之邀，決定報名參軍。申請批准後，他鄉奮鬥幾十載，最後在台灣島建立起自己的家園。入伍後，我進入陸軍六十二師的軍事學校。稍加訓練後便隨軍開赴茶陵、長沙、平江、瀏陽、湖北等地剿匪作戰。我參加過長沙之戰，阻敵進攻長沙。數月後，開往平江，加入技術隊，專練國術。

民國二十五年〔一九三六年〕，我又隨部隊開往江西。由於年輕力壯，旋被保送至江西吉安軍事幹訓班。我在這所軍事學校學習了兩年。畢業後，入編預九師，並進駐浙江。之後，我又被保送至溫州護國寺陸軍步科班。畢業後，編入七十軍。

民國二十六年〔一九三七年〕，七七抗戰開始，日本軍國主義者悍然發動了大規模侵華活動，中華民族死生存亡關頭來臨，由此，全民族的全面抗戰開始。日本侵略者，依仗其先進的武器裝備，企圖征服我中華民族，奴役我人民，這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抗日熱忱。我做為國軍一名，自然也志氣高昂，決心以死保衛祖國。我隨部隊開赴江西修水，阻擊日寇的攻擊。當時，日本一支侵華軍從上海南下並強佔不少軍事要地，南京失陷後，日寇進行屠城活動，殺害我同胞三十餘萬，就是南京大屠殺，為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。

在日寇進攻南京時，我軍正在江西修水一帶駐紮。得知日寇進攻首都時，我們都義憤填膺，痛恨日本軍國主義者對我中華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。我與眾官兵決心為國盡忠，決心給日本侵略者以重擊。我們留守的位置在江西修水河一線，這裏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因其靠鄰我國大陸中心的水道交通——長江，又連繫係江西省各地。同時，又可通向湖北、江蘇及安徽。當日本鬼子佔領南京時，他們很快決定沿江西，以武力征服中華心臟地區。自然贛北一帶便成了重要爭奪地區，雙方都很清楚，若修水河一線失去，江西的首府南昌便沒有了屏障，緊接著武漢便會吃緊。日本軍國主義者不可一世，企圖以不可戰勝之皇軍姿態，奴役我中華。當時，我們也很清楚，自從國民政府搬遷出南京，這意味著，抗日戰爭不

是一次戰役便能結束的。這場戰爭，由於敵人氣勢兇猛，加之武器優良，我們的抗擊侵略者的戰爭將延續若干年。

即使如此，我們作為國軍，絕不願看到日本侵略者囂張的氣勢。為此，我軍決定在修水河一帶給日本人以迎頭痛擊。敵人在佔領南京後，就像兇猛的野獸，兇兇氣勢犯江西，為給敵人以重創，我們決定撒網捕魚。為顧全戰略上的配合，我們的主陣轉移到高安，誘引日本侵略者入羅網。日本人得意洋洋，自以為輕易勝利，很快進駐高安。我軍在引狼入穴後，猛烈向高安發動進攻。當時，日本人兵力一萬有餘，而我軍兵力約五千人。但我軍的撒網捕魚奏效。因為高安四面環山，我軍早已強佔最優地勢，在敵入城後，我軍向敵猛烈進攻。這場戰役變成了一場殲滅戰，而同時也是一場肉搏戰，戰鬥十分激烈。令人興奮的是，戰鬥以我軍勝利告終。戰役一結束，捷報傳來，我軍總共殲敵七千，而我軍只傷亡數百人。這場高安之戰，破碎了日本人夢想佔領南昌的企圖。

本人不幸的是，我在高安激戰中身負重傷。當時，我與各位官兵一起，向敵人發起衝鋒，並與日寇肉搏。戰鬥中，我左腹部中了日本人五顆子彈，由於流血過多，頓時失去知覺。後來，由國軍擔架隊護送我及其他傷員至宜春，又乘火車轉至衡陽 116 收容所，專門養傷。數月傷癒，據上級指示，我返鄉復員。

返鄉月餘，正值地方徵兵，按照當時地方上的規定，兄弟三人必須出一兵丁，若兄弟五個，必須出兩兵丁。我的長兄已病故，按照規定，我們必須有一兵丁任務。儘管我已服過兵役，可地方政府催促我兄壯丁。考慮到我的兄長們都沒有當過兵，到了殘酷的廝殺戰場又將怎樣？於是，我決定代兄從軍。我重新入伍，兄長的兵役也隨之免去。接著我又回到前方，赴江西各地參戰，與敵人周旋。

除了一些小戰役外，我後來參加了長沙及衡陽防守戰。當時，按蔣介石委員長的指示，當敵人進攻長沙，我軍應縱火燒掉整個城市，給敵人一座空城。但他又指示，這只是一個準備，不到萬不得已，不可隨便縱火。其實當時，駐紮在湖南、湖北的國軍數萬人，敵人一直未得逞佔領長沙。但由於地方守軍指揮失策，敵人未到，長沙已被燒，反給造成不少損失。在防守衡陽、長沙抗擊日寇的激戰中，我再次負傷，左腿、左手腕等處都中了日寇之彈。經駐湘桂鐵路收容站，住院四月餘，痊癒後，仍回舊部，赴前線殺敵，參加了另外幾次戰役，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寇宣布無條件投降。八年抗戰的日子裡，我一直在飛機大砲槍林彈雨中生活，為了祖國的救亡和生存，我九死一生，真是不幸中之大幸。

化，但多數時間是在台北工作。我在台糖工作，主要負責行政業務、職工福利、宿舍建設管理以及黨務工作。那三十四個春秋中，我親身經歷祖國寶島台灣戰後經濟復甦的歷史，也親眼看到各位同胞為振興寶島而做出的努力。台糖工作人員，辛辛勞勞，力爭以糖出口換取外匯，以補救瀕臨崩潰的台灣經濟。各位同胞都在默默無聞地做貢獻。我本人也是一個工作狂，工作起來不要老命，所負公務員之責，早晨七點就去上班，直到晚上十一點方歸，有不少日子我工作直至子夜。工作考績兩年一次甲等，後每年都是甲等。眾所周知，在國軍收復台灣時，寶島台灣已被日寇奴役了五十年。待到二次大戰結束，光復台灣時，由於日本的榨取與強奪，台灣島的經濟已十分蕭條。光復後，台灣經濟主要以農業為主，台糖各製糖工廠散佈於南部二十八個廠，四個總廠，土地很多。其工業部門，大多數是糖業生產。整個台灣經濟，在當時主要依賴糖的生產及出口。而我所在的工作單位台糖便是糖生產與出口的主要部門。當年，台灣每年出口八十萬噸糖，為寶島換取大量外匯。我在台糖工作的經歷告訴世人，戰後台灣經濟的發展，完全是在台炎黃子孫艱苦創業的作用，完全是全體華夏子孫勤勞奮鬥的結果。所有在台灣的人，都應牢記這一點，沒有當年眾位同胞艱辛創業及勤儉奮鬥，台灣絕不會有今天的富裕，當然我只是眾華人中的一員。

我們夫妻恩恩愛愛，一生總共生育三男二女。我向來教子嚴格，總是父母向兒女灌輸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。我們夫妻自己因家遭匪災失學所受的是軍事教育，但總是希望子女好好念書，要求他（她）們勤奮努力學習，將來為中國人爭光，做個對社會有貢獻有用的人才，光耀門庭。可喜的是，我的兒女們都很用功讀書，其中三人國立大學畢業，並先後赴美留學深造，之後都有了理想的工作。兩個兒女在台工作，也很充實滿足。五個兒女都成家立業，家境皆還不錯，親人團結，父慈子孝。這是在經歷滄桑半個世紀之後，聊以自慰的小小成就。

我本人向來是典型的客家人，生活簡樸，完全不是享受型的人物。我沒有怪癖，全然沒有不正常嗜好。除了每天抽幾支香煙外，其他如喝酒、賭錢、及所有其他不正常場所，從未去過，也對之毫無興趣。本人喜歡運動，每日晨起爬山、走慢步各種活動。所以，至今我雖七十餘歲，仍眼不花、耳不聾、腰板結實，只是偶爾抗戰之傷口在天陰時有所感覺。數年以來，兩膝蓋關節炎時常疼痛。現在，我每隔一兩年要專程從台灣到美國看望三位兒女及孫兒女們，也陸續幾次去大陸老家探親，敬拜祖父母及父母墳墓。一九八九年首次返鄉整修父母墳墓並換墓碑，以維孝道。八九年開放後，我每年回鄉祭拜。如同九輩之前的衛金俊先祖，我總念念不忘祖訓：愛國家、愛家族、愛傳統、愛文化。雖然子女幾次請我申請美國綠卡，但我總覺得自己生為中國人，至死也應為中國人。

我的長子衛高榮在祖訓引導下有著一顆上進的心。他早年入台灣台北工專念書，他的夢想是成為一位科學家。為此，他日夜苦讀，並反覆進行科學實驗。但一次化學物品的大爆炸，破碎了他的夢。那是他二十歲的時候，實驗室的化學物品突然爆炸，一隻眼角膜破裂，一隻手受到嚴重創傷，我兒失去了幾隻手指，兩個耳膜全被炸破。萬幸的是，感謝恩主上帝，他生存下來。更可喜的是，他娶了個賢慧的妻子高秀瓊。

爆炸事故過後，由於手、眼、耳的緣故，我的長子高榮，不得不改攻國立師大數學系。畢業之後，在一所中學教數學。一九七八年，他遠渡重洋去美國留學。在著名的賓州州立大學深造，主攻數學及電腦科學。畢業之後，他在CP&L電力公司做十八年的電腦工程師。退休後，在北卡州政府電腦部做系統分析師。兒媳也是賓州州立大學畢業，現在IBM公司做顧問程式師，業餘並經營自己的房地產事業，現有員工十餘人。

十幾年來，長子高榮與眾位華人一起，建立起北卡中華商會，曾任洛麗中文學校校長、三角地區華協會長，凱瑞姐妹城市委員會成員及財長。一九九一年曾在美幫助捐款以濟中國水災。高榮一直為華人利益謀福利，為此，他曾主持幫助參議員傑西·赫姆斯〔共和黨〕的競選，也多次幫助民主黨人吉姆·杭特當選州長以及大衛·普萊斯當選為國會議員。他一直以為，他不是「黨員」，而是「人員」，只要有利華人的事，他一定會堅決做下去的。目前，長子高榮的家庭幸福和睦。有幸娶得，媳婦高秀瓊，裡裡外外，獨當一面，是一位賢妻良母。長孫女衛湘怡已經二十歲，在教堂山北卡大學主攻商學，現在參與香港、中國大陸、台灣、美國的國際貿易。長孫子衛忠平，目前還在高中求學。

長孫及孫子們名字，完全是按祖譜排列為序。我始終不忘教育兒孫們，不忘家訓，在台灣做優秀的中國人，在美國做優秀的美籍華人，為華人爭光，當然也為美國的未來盡有用之力。

次子高華在台灣中正理工學院航空系畢業後，並為國服務十餘年，出國後在加州大學進修，其後以其十餘年航空方面專業之經驗得以進入麥道公司，任資深航空工程師。其妻亦極賢慧任加州洛杉磯房地產經紀，其長女〔二孫女〕南希今年以優異成績進入加州柏克萊大學一年級，次女〔三孫女〕南芝後年也將念大學。

長女麗云在台任職台灣電力公司近二十年，現亦住在中和南勢角附近，隨時照顧我兩老起居生活，其女王亭卿〔係外孫女〕就讀商專四年級。

三兒高富畢業於龍華工專，任職於美國德州儀器公司（T.I.）台灣分公司積體電子部，與媳婦妙妙亦住在中和南勢角附近，隨時照顧我兩老生活。

次女〔小女兒〕麗霞自台灣交大電子物理系畢業，隨其兄高榮赴美賓州州立大學獲得電腦及數學兩個碩士學位，在校與夫婿張良志化工博士相識，現住新澤西州普林斯頓，任職道瓊公司資深系統工程師，其夫婿任職 Mobile 高級化工工程師，長子張衡〔二外孫〕及次子張捷〔三外孫〕均就讀於當地小學。

綜觀我的近世家史，有悲傷、有歡喜；有波折、也有風順。我的家史，從本質上反映了近百年中國歷史的進展，當國家軟弱時，個人的小小家庭必遭災害；當國家富強時，個人的小小家庭必然康順。因此，我作為炎黃子孫，不希望中國海峽兩岸有戰事，否則兩岸人民必定遭禍。我愛中國、愛台灣寶島、愛老家湖南，自然希望永遠的和平，逐步解決海峽兩岸問題。只有這樣，也只有這樣，世界各地的中國人才會挺起腰來，迎接未來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世紀。